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資政要覽卷一二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臣王杰詳校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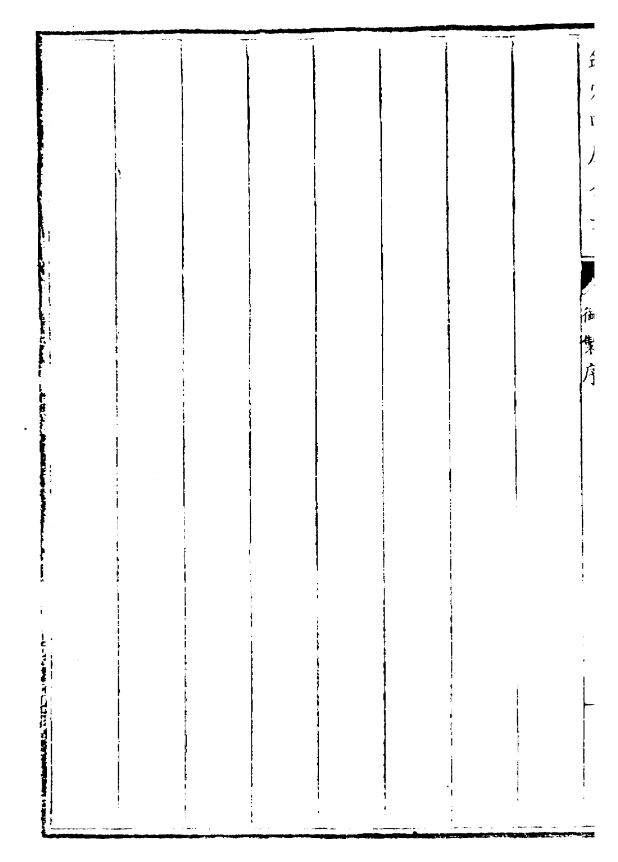
御定資政要覽序

朕惟帝王為政賢哲修身莫不本於德而成於學如大匠以規矩而取方圓樂師以六律而正五音凡古人嘉言善行載於典籍者皆修己治人之方可施於今者也朕孜孜圖治學於古訓覽四書五經通鑑等編得其梗槩推之十三經二十一史及諸子之不悖於聖經者莫不根極理道成一家言但卷袠浩繁若以之教人恐未

能一時盡解其義亦未能一時盡得其書因思夫記事
宜提其要纂言當鉤其玄乃採集諸書中之關於政事
者為三十篇又慮其渙而無統於是每篇貫以大義聯
以文詞於忠臣孝子賢人廉吏略舉事迹其奸貪不肖
悖亂者亦載其內使法戒烱然加之訓詁詳其證據譬
之萃衆白以為裘範六金而成器旨約而易明文簡而
易閱名曰資政要覽觀是書者熟思而體之可以為篤
行之善人推類而廣之可以為博雅之君子毋徒求之

語言文字之間則朕諄諄教喻之心庶乎其不虛矣

順治十二年正月吉日序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御定資政要覽

提要

臣等謹案資政要覽三卷順治十二年

勑大學士吕宫額色赫金之俊恭纂總三十篇仰惟

我

世祖章皇帝濬哲天縱以

夙齡定天下投戈講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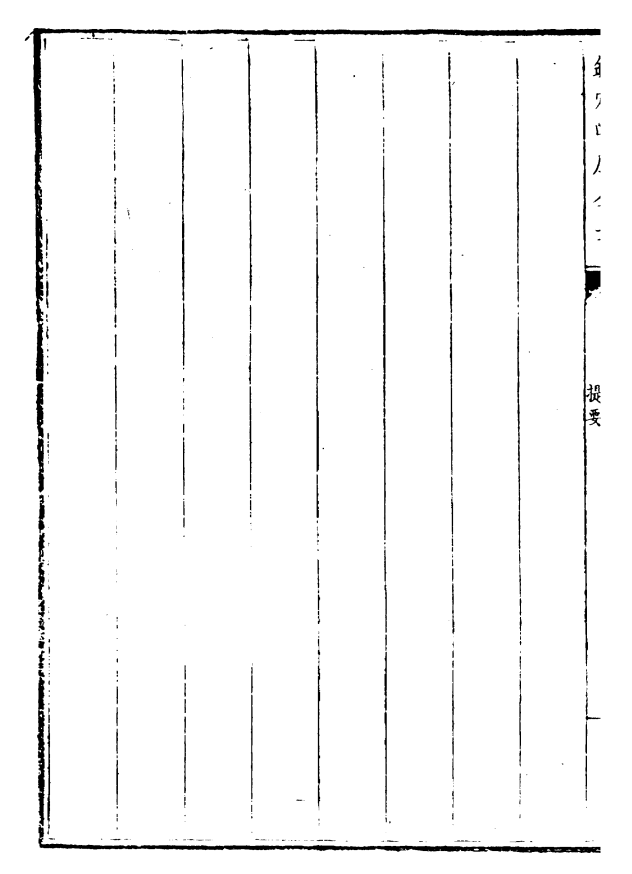
默契性天是書首標倫常彝秉之源次詳用人行政
之道以及持躬育物之理薈經史之粹精發
聖賢之蘊奥大書以
闡其旨分注以核其事詳其訓言簡而義深理括而
事約洵為萬萬世立政之
模與典謨並重矣卷末載有臣呂宮等十六人恭撰
後序既詳述
君師統一

作書垂訓之旨臣等亦無能更贊一詞云乾隆四十

七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御定資政要覽卷一

大學士吕宫等恭纂

君道章第一

得道者必静静而寧可以為天下貞故至精無象而萬物以成至聖無事而千官盡能茍有事則必有所不事此事所以蘼也譬之為車者數官然後成夫治天下豈特為車哉衆智衆能之所持也蒼頡作書后稷作稼伶

倫作律昆吾作陶皆臣作而君任之以竟其用夫何為哉道帝王平治天下之要道也靜謂心不妄動寧謂所處而安貞正而固也至精天地生物之理也數官衆材也蒼頡生而知書倣鳥跡以造文字后稷堯臣能植百穀蔬菜伶倫黄帝臣取竹於嶰谷制十二筩以别十二律昆吾顓頊之後為夏伯作陶治埏埴為器凡得治天下之要道者其心必靜靜則安而不擾然後可以宰萬物剬羣動而為天下建標作則自中正而堅固矣故天地極萬物之成而窅然無象至聖盡千官之能而澹然無事非真無事也天下之事皆其事苟偏於一事則一人之耳目心思有限所遺者必多欲以集事而事反隳矣譬之為車者必聚衆材而後成況天下至大治天下至難必以天下之智為智而後慮周不周必以天下之能為能而後力周不竭此古帝王所以創制立法為萬世準繩者皆作之自臣任之自君竟衆智衆能之用

而恭已無為也其使民也若御良馬善御馬者輕任新節不究其力故致千里善用民者民日祈用而不可得苟得為上用其赴之也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孰能當之新節新其馬之轡銜也八尺曰仞千仞高山之谷也人君之愛民如御者之愛良馬善御者欲得良馬之用必輕其載負新其轡銜養其有餘之力故能一日而致千里君不忍盡民之財不忍盡民之力則民思効用而君卒不輕用故一旦有事而為上之用自爾踴躍爭先若決積水於高山而下深谿沛然莫之能禦也然聖人之養民非為用也性不能已猶慈父之愛子非為報也不可內鮮於心故仁義以治之惠愛以安之忠信以導之

務除其災致其利不尚於威而威已有訖否則令苛不聽禁多不行動之而彌擾矣故漢武之多欲不若文帝之無為書曰惟厥攸居政事惟醇此又詳言愛民之實書商書說命中篇居心也醇不雜也上言民皆樂為上用然聖人非欲其為我用而後養之也猶慈父愛子豈盡望報於子乃天性決洽自不可解故治之以仁義而不傷其生不蕩其性安之以惠愛而有欲必聚有痛必恤導之以忠信而心無不盡言無不實除其病民之災致其樂生之利是全不尚刑威而所以懾民之心志者已在平日所養之中故不威自畏不然則禁令雖嚴徒滋扞格動之彌擾其何以為天下貞乎漢武帝好大喜功紛然多事而海內虛耗視文帝之恭儉仁恕清靜不擾而漢治稱隆者相去遠矣旨哉傅說之告高宗曰政事惟醇而本之惟

厥攸居明乎君道之貴靜也

臣道章第二

士不可辱則大大則尊於富貴故利不足以虞其意名不足以挺其心斯人也有勢則必不自私處官則必不為汙將衆則必不撓北苟便於主利於國則必危身出生以徇之若此乃可謂國有臣矣士之所以立身行已者禮義廉恥故士不可辱不可辱則大節不虧大事可託雖富貴無以踰其尊矣故其意淡泊無營利不足以感之其心卓然有主名不足以動之及一旦乘時藉勢必不苟便私圖涖政治民必不玷汙素行統師馭衆必不逗撓喪敗凡有益

於君國者必忘其身家以求有濟如是乃不虛其職而可謂之國有臣也三王之佐伯益伊呂之倫其名榮其實安皆公忠以翼其主後之臣不然患其身之不貴於國也而不患其君之不顯於天下患其家之不富也而不患其民之不安既辱且危名實喪矣李斯張禹盧杞蔡京阿合馬之流遺穢萬世嗚呼戒之哉自昔伯益伊呂之事其主皆公而不私忠而弗欺視名實若遺而名之榮實之安卒歸之後之臣則有不然者上不顧致君為明聖之君下不欲使民為樂利之民而止患其身之不貴家之不富所以圖富貴者無所不至不知既已負君又復剝民即富貴可保聲名已敗況禍患隨之豈不名實俱喪乎如李斯之貪權逢

惡張禹之姦諂阿諛盧杞之險賊陰毒蔡京之作威亂法阿合馬之專愎網利載之史策令人切齒可不深以為戒耶

凡為臣者服能然後任省心然後受入則上其謀出則行其政大臣正身以率屬庶僚潔已以守官建旄者澄吏以寧民分猷者奉法而宣化將帥嚴其紀律守令殫其循良文武協和士民豫附密勿之臣明謨諧弼以襄一人庶幾乎無忝於臣職矣百爾有官可不勉與詩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大臣部院卿寺之臣也庶僚臺諫曹郎之官也建旄謂督撫也分猷謂司道也將帥統兵之官也守令知府知州知縣也密勿之臣謂侍從大臣也詩小雅小明之四章

也觀於古之人臣可法可戒如此則凡為臣者事不易任必自量其能集此事而後任之官不易受必自省其克稱此官而後受之入則以嘉謀嘉猷告之君出則以良法美意施之民大臣則務公正以率其屬庶僚則務廉潔以守其官建旌者必思所以澄清吏治乂安民生分猷者必思所以振飭法紀宣揚教化將帥之紀律嚴則兵習民安而戰守咸宜守令之循良著則賦薄刑清而教養攸賴文武同心以綏戢其士民士民必感激而欣附至於侍從大臣最為切近必陳善以明其謨和衷以諧其弼乃克輔君德而贊國政內外大小諸臣咸能如此盡職庶幾無媿於臣道矣為人臣者可不勉諸故引小明之詩謂居職位者當安靜恭敬惟正直之人是助以見人臣不可有圖富貴之念也

父道章第三

父子之愛天性也必教以成之上教子斯德可施於民下教子斯忠可效於君其為愛也至矣天下無不愛子之父蓋天性自然然必有以教之而期於成乃為真愛帝王之子他日或統治天下或分治其國皆有社稷民人之任必早諭教使知所以修己安人方能施德於民公卿大夫士庶人之子亦必素習教訓使知所以移孝作忠方能效忠於君如是以為愛其愛也至矣故有國者之教子也始生而舉以禮卜士之吉者宿齊朝服而負之自為赤子而教已行矣周成王在襁抱之中召公為保周公為傅太公為師左右前後莫非正直故其恭敬而溫文若性成然是以德施

於民而國祚永也周武王名誦武王之子也保太保傅太傅師太師也左右前後少師少傅少保及諸侍從之官也古者國君生子始生之日即接以太牢之禮三日擇宮之善者先期齋戒服朝服于寢門外抱之以桑弧蓬矢射四方是當赤子時已教之以成人之禮矣成王幼時有召公奭為太保以安其身體周公旦為太傅以輔之德義太公望為太師以導之教訓又有三少及諸侍從之官皆正直之人夾持而衛翼之故其德之成也內懷恭敬之心外著溫文之度與性生自然者無異是以成王為君純以德教化民刑措不用而享國之長久惟周為最也

有家者之教子也幼學退讓長惇孝弟遜友視志方物發慮四民之子不易其業皆可以保世而效忠於君如韋賢楊震劉殷孫盛之為父至今稱焉

詩曰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四民士農工商也韋賢鄒人漢宣帝時丞相也楊震華陰人漢安帝時太尉也劉殷孫盛皆晉時人詩小雅小宛之篇凡有家而能教子者幼則教以退讓之道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長則教以惇行孝弟事親事長必篤盡其誠至于交友則教之遜順以觀其志意之所尚處事則教之度量事理務求確當而後發于念慮故四民之子咸不易其父之業少而習焉長而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則可以長保家世而各效其力以忠于朝廷如韋賢以一經教四子楊震以清白貽子孫劉殷七子受五經史記漢書七業俱成孫盛性方嚴雖子孫班白訓之愈峻此皆能教子以善而盡其為父之道者詩所以云不惟獨善其身又當教其子使為善也

故父之愛子必教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矜誇所自邪也之愛而僻莫知所裁其不

惡終者鮮矣縱州吁之好兵任愽望之通容教之不端貽譏後世可為烱鑒若夫樂羊易牙之徒臧絶天性則人倫所不齒也

義方謂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友弟敬六順之方也州吁衛莊公嬖妾所生也愽望苑名漢武帝戾太子所居也樂羊魏文侯時人易牙齊桓公時人上言有國有家者而能教子其明效如此可見真能愛子之父未有不教子以六順之方使之一軌于正而弗即于邪否則義方無聞必至恣肆而驕淫傲慢而矜誇欲其無邪不可得也既納于邪又復溺愛不明不能裁制則鮮不以惡終而覆敗其家國矣如州吁好兵而莊公弗禁卒至大逆武帝使戾太子廣通賓客姦宄雜進竟成禍亂皆教之不端以至于此若夫樂羊殺其子以享士易牙殺其子而和羹以獻之君此又臧絶天性而與禽獸無異者甚矣真能愛子者必貴

有以教之為父者不可不知也

子道章第四

執一術而衆善從百邪去者其惟孝乎帝王得民以事親臣庶立身以揚名位有崇卑孝無終始也

孝為百行之首能孝則衆善因之備百邪無所容故孝之一道為最大也帝王富有天下當合萬國之懽心以事其親臣民念此身親生之當立身行道揚其名以顯父母雖始自天子終於庶人位有崇卑之殊而致孝之心則無分也

虞舜躬耕致養周文視膳問安曾參甘旨必具斯三者亦何以異於人乎然惟其身為聖賢也是以百世傳之其

親亦與之為不朽故人子必慎行其身而毋遺父母惡名乃稱孝焉居處不莊事君不忠涖官不敬朋友不信戰陳無勇皆謂之不孝舜事瞽瞍躬耕歷山以盡其養文王事王季日三至寢門外視其飲食問其安否曾參事曾皙飲食必備以承順親心此三者皆無以甚異於人然所以能傳於後世而顯其親之名於不朽者則以其身為大聖大賢之身也故人子於立身之道必無所不慎不以惡名遺父母乃可謂之孝耳當其居處則貴莊使身無敗度當其事君則貴忠務能致其身當其涖官則貴敬不陷身於罪戾當其交友則貴信不失身於匪人而言語可復當其戰陳則貴勇成功則膺榮爵歿身則顯忠義此皆慎行其身而不遺父母惡名者反是則謂之不孝矣

昔樂正子春下堂而傷足既瘳矣

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人問之曰今子忘孝之道是以憂也夫孝子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豈致虧體以辱親與

樂正子春曾子弟子也人子之身受之父母不敢毁傷樂正子春傷足既瘳數月之後猶憂形於色憂其忘孝之道而有傷於身也可見為孝子者時刻不敢忘父母即一舉足之間擇而後蹈履其安不履其危即一出言之頃審而後發恐其悖而出即悖而入如是以致其慎庶免於虧體辱親矣

故小孝思愛而忘勞中孝尊仁而安義大孝慱施而備物慱施而備物可謂不匱矣詩曰孝子不匱

永錫爾類 詩大雅既醉之篇自天子以至於庶人雖致孝之心無異而名分不同是以有小孝中孝大孝之別庶人思父母之慈愛而忘已耕作之勞此竭力養親之事也故爲小孝諸侯卿大夫士尊重於仁安行於義惠澤足以及物此立身顯親之事也故爲中孝天子則慱施而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故能備物以事親此尊以天下養以天下之事也故爲大孝至於大孝則孝道無一不具故詩人之言曰君子既孝則人皆孝其孝斯以孝治天下而源源不竭矣

嗟乎緹縈女子尚知救父彼劉劭楊廣拓跋紹者犬豕豈食其肉哉 緹縈淳于意之女也因父有罪當刑願沒身爲官婢以贖其罪漢文帝感其孝因除肉刑劉劭前宋文帝長子也作亂自立孝武帝誅之楊廣隋文帝次子也作亂自立後身死國亡拓跋紹北魏道武帝子也封清河王因母賀氏有譴帝將殺之紹遂作亂明元帝

誅之背不孝之極者夫緹縈一女子耳尚知救父彼大逆不道若劉劭之徒真人倫大變而天地所不容也

夫道章第五

天地合而萬物興焉婚姻人道之始也娶於異姓所以附遠而厚別初娶則男下女取易之咸柔上而剛下居室則夫帥婦取易之恒剛上而柔下夫婦之道參配陰陽天地相合萬物始興夫婦相配宗祀以傳此婚姻所以為人道之始也娶必於異姓者託於遠嫌之義重其有別之禮其初娶也禮儀備而後親迎取易之咸卦柔上剛下少男少女結婚之義故以男而下於女其居室也夫主唱而婦主隨取易之恒卦剛上柔下長男長女正家之義故以女而承乎男凡此皆所以重人道也

夫也者以

智帥人者也刑于妻至于兄弟以御家邦苟不能制義則必有從婦之凶矣故三代之興皆有內助其衰也咸因女寵下至漢唐傾輈繼路斯固輕禮弛防先色後德者也內助賢后妃也女寵嬖幸也能爲夫者其道莫先於智明於家道興衰之由國政治亂之故見幾察微不爲婦女所惑故能專制其義其妻順之其兄弟效之家邦亦感而化之不然則惟婦言是用而家道索矣故禹娶塗山氏之女而生啟契生於有娀之女湯娶有㜪之女帝嚳娶有邰氏之女而生稷太任生文王太姒生武王此三代所以興也桀嬖妹喜紂嬖妲己幽王嬖褒姒此三代所以衰也漢危於吕氏移於王氏唐亂於武氏韋氏楊貴妃張良娣覆敗相尋有同一轍此皆輕棄禮法弛縱坊維以色爲先以德爲後之所致也故

詩人之旨思窈窕而不淫其色賤者秩進各得厥職以廣繼嗣此家國之通義也冀缺相待如賓張湛矜嚴好禮跡其持敬可為家範若恩極則必有嬖溺之愆怨成則必有反目之咎梁冀妖惑荀璨隕生祖約遣傷孫秀被詈過與不及其不智一也

窈窕幽閒貞靜也冀缺春秋晉人張湛後漢扶風人梁冀東漢順帝時大將軍妻孫壽甚美善為妖態荀璨晉時人妻艷色嘗病熱璨以身向外取冷而還熨之及亡璨傷神而卒祖約晉時人妻妬而無子約不敢忤嘗夜寢於外為人所傷疑妻為之孫秀晉時人妻妬嘗罵秀秀大不平遂出不復入觀於先色後德禍敗如此所以關雎之詩以幽閒貞靜咏太姒之德見君子之重其

妻非為色而然夫既不重色則妾媵皆得循序而進不相紊亂恩義公溥子嗣可廣有國有家者無異義也昔冀缺耨而妻饁之相敬如賔張湛動止有則而過妻嚴肅皆治身以正家可為後世之範若過於情而恩勝則必被惑於淫艷不及情而怨成則必難免於乖離梁冀之流雖有過情不及情之殊其不明於夫道一也

是以君子之為夫敬其身以帥其婦則能制義而家道正矣記曰外内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

記禮記昏義之篇也君子明於為夫之道故居處動靜以敬自持為能帥其婦而得專制之義則夫夫婦婦人道立而家正矣故記有之曰男治乎外女治乎內外內各得其道則國可以治家可以理陰陽之德法乎天地非盛德而何

婦道章第六

女子始生而衣褐稍長而肇絲柔道也七歲則男女不共食十歲則不出於戶姆教之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菹醢自為女子而婦則已嫺矣

褐束女之被也姆女師也凡學為婦之道不自為婦始自為女子時已有其禮矣當其初生男子衣裳女子則衣褐而不加盛服及其稍長男子肇革女子則肇絲而但用繒帛皆示之以柔弱之道也至於七歲則男女有別雖親兄弟不共食十歲則恒處閨內不令出戶女師教之以言宜和緩貌宜謙順聽從長者之訓績治麻枲絲繭以共衣服之用收納酒漿菹醢以助祭祀之奠凡此皆訓之以異日為婦之則也

故適於夫則能順鷄初鳴盥漱笄總佩刀悅箴管以適舅

姑之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進食則惟所欲舅姑所愛則愛之所敬則敬之其相夫也正色而專心節言而愼行不媟黷以開隙不忿怒以乖恩夫有善則祇遵其命有過則曲匡其失此柔順之義也

并所以固髮也總所以束髮也婦則既婣

故適於夫而為婦能以順為正而體夫之心其事舅姑也必鷄鳴而起整肅儀容佩服非物至舅姑之所聽其使令以卑下之色怡悅之聲承奉尊者問衣之寒燠以適其體進食之甘旨以適其心凡一家之人為舅姑之所愛所敬者皆曲體其意而愛敬之其相夫也靜正其色專一其心簡節其言謹慎其行不敢恃親愛而近於狎以開侮慢之隙不敢辯曲直而流於爭以乖和好之恩夫如有善則恪以遵之而不敢違其命夫或有過則

曲以諫之而不敢顯其失如是敬其夫以孝於舅姑斯合於柔順之義矣自帝王之后妃以至卿大夫之夫人及士庶之妻莫不有家焉莫不有子焉仁以睦親儉以持身勞以執務則内治修矣敬以教胎賢以逮下勤以董學則胤嗣昌矣婦德若斯庶其無咎矣乎易曰恒其德貞婦人吉言從一而終也易恒卦之爻辭也凡為婦者無論尊卑莫不有家有子其處家也當仁厚以睦親如曹大家之和娣姝節儉以持身如漢馬后之克大練勤勞以執務如魯敬姜之親紡績則内治修而家道興矣其育子也敬慎以教胎如太任之孕文之寛和以待下如太姒之惠衆妾勤勵以董學如孟母之斷機杼而教孟子則子息賢成而後嗣昌矣婦德之純備

至此驕亢之咎庶其免乎故恒卦之辭曰德能常守則貞此婦人之最吉者蓋言當一於柔順而不可改也

伯姬貞姜不辭水火孫妻毀女罔愛肌膚史策美之御叔之婦賈充之妻雖蝃蝀無以刺其淫倉庚無以療其妬矣

伯姬宋共公夫人公薨姬遇火以保傅未至不肯下堂而避遂焚死貞姜楚莊王夫人從王遊漸臺王先去水至夫人以約符不至不肯下臺而避遂溺死孫妻吴孫奇妻范氏也配一年而奇亡父母强之還家不從遂自割耳鼻毀女廖伯妻毀氏也夫亡父母將有所許不從遂斷其指御叔之婦夏姬也宣淫而外名其亂賈充之妻郭氏也因妬而連傷其子蝃蝀天地之淫氣詩衛風刺淫奔者也倉庚黄鸝也本草云作羮可以瘵妬古之從一而終者如伯姬貞姜孫奇之妻毀氏之女皆舍身而取義故載之史策以為美談若夫夏姬郭

氏奇淫異妬則詩不能刺藥不能療者矣

兄弟章第七

兄弟分形而連氣父子之紀也弟念天顯以恭厥兄兄念鞠子哀以厚於弟居則篤其愛危則協其力喪則懷其憂人倫之本立矣故資於事兄以事長而敬同資於師弟以師下而愛同愛敬盡於弟兄而和豫彰於上下施於家國此孝弟所以通神明也

兄弟分體於父母有親恩以相連故父子為綱兄弟為紀弟當念天命尊卑顯然之序以恭敬其兄兄當念父母懷抱鞠養之勞以友愛其弟平居無事

則厚其愛以相親患難猝逢則合其力以相濟不幸而有死喪之戚則抱憂痛以相恤如此則父子之紀明故人倫之本立施之家者即可廣而推之國以敬兄之道移之敬長斯敬無不至以愛弟之道移之愛下斯愛無不周愛敬一盡而愉悅之氣充滿上下浹洽家國則可以感天地之和氣得祖宗之懽心孝弟之道豈非通於神明者乎

漢景車輦唐明枕被友愛之稱昭布前史而公卿士庶分財讓爵急難全孤亦往往見稱夫兒女易得兄弟難求必内不惑於妻孥外不間於讒慝則友悌斯全詩曰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漢景帝文帝之子也與其弟梁孝王武入則同輦出則同車

唐明皇睿宗之子也製大衾長枕與其兄宋王成器申王成義弟岐王範薛王業及從兄豳王守禮同寢分財

者如漢薛包其弟求分居凡田廬器物奴婢包盡取其下者讓爵者如漢丁鴻上書讓侯爵於其弟感急難者如漢趙孝其弟禮爲賊所得將食之孝自縛詣身肥願代其弟賊并舍之全孤者如唐元德秀兄子幼孤無資得乳媪乃自乳之數日湩流能食乃止詩小雅常棣之篇也古之能友愛者在上則如漢景帝唐明皇史載其美在下則如薛包丁鴻趙孝元德秀古今稱之蓋兒女者身之所生故易得兄弟者同生於父母故難求從來兄弟之不協內多因妻孥之搖惑外多因小人之離間故必卓然自立不爲所惑不爲所間則兄友弟悌之道全矣常棣之詩以爲兄弟之當親人皆知之必實能窮究其理而力行之乃深信其不誣爾

或曰使周公管蔡生居寒祚寧至胥戕是殆不然夫象欲危舜而無害於國故舜以恩斷義管蔡欲危周公而有害於

國故周公以義斷恩然則遼祖三釋於剌葛與舜同仁唐文致决於建成與鄭伯同忍矣管蔡周公之兄管叔鮮弟蔡叔度也周公伏管蔡監武庚管蔡流言曰公將不利於孺子遂同武庚畔周公以共危國故奉成王之命討而誅之象舜之弟也日以殺舜為事及舜為天子封象於有庳遼祖遼太祖也剌葛太祖弟也與其弟迭剌寅底石安端同反者再太祖貸其死而復用之後又反太祖親征擒獲杖剌葛迭剌而釋之以寅底石安端為剌葛所使皆宥其罪建成唐太宗兄也高祖立為太子時太宗方為秦王威權甚盛建成恐奪其位欲害之太宗先事圖之親射殺建成於玄武門鄭伯莊公也其弟叔段見愛於母鄭伯忌之養成其亂遂克段於鄢或謂周公管蔡若生於庶人之家無可爭競必不至於相害此論未足以知聖人也聖人以國為重以身為輕故象欲殺舜而無害於

堯之國則舜之待之始終以恩管蔡欲害周公而實有害於成王之國則周公之待之不得不斷以義由是觀之刺萬所為有害於國此義所當誅者遼祖待之雖過於恩而心則與舜同仁建成所為雖有害於秦王而無害於國乃唐文所以待之者不能法舜而手刄焉其處心積慮以成其忍與鄭伯之待叔段何以異哉

體仁章第八

天地大矣生而弗子成而弗有萬物皆被其澤獲其利而莫知所由始天地之德也人得之則為仁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治人人之行也人皆本於天地天地之大德曰生生育民人而不以為己子成遂萬物而不以為己有萬物皆蒙天地之

澤而得其利自以為當然而不知其所從來此天地之德所以大也人受之以生而為仁故中庸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仁民愛物皆自此推之親親見前子道章仁民愛物詳見下章仁者必孝故能事親移孝作忠故能事君仁者愛人故能治人此人之德行所以全也

上下相親之謂仁故堯如天而民協和舜好生而民風動志士殺身以成仁故逄干舍生以匡君巡遠捐軀而徇節除天下之害之謂仁故文武赫怒以安民仲尼據法而誅卯仁之道至矣哉帝王溥惠於博施衆庶推心於立達大小之量雖殊而肫篤之誠惟一易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上親其下上之仁也下親其上

下之仁也故曰上下相親之謂仁帝堯其仁如天出史記舜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出書經仁人之本心殺身以為君乃適愜其本心故曰殺身以成仁桀之臣關龍逢紂之臣比干皆忠諫不聽而死張巡許遠皆唐玄宗之臣當安祿山之難同守睢陽前後四百戰殺賊十二萬人城中食盡羅雀掘鼠而食之人無叛者發力竭城陷而死仁者之愛人必去其害人者故曰除天下之害之謂仁語出鬻子文王伐密以救莒武王伐紂以救民皆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者魯有亂政大夫少正卯言偽而辯行僻而堅智足以移衆强足以獨立其罪犯王者之誅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七日而按法誅之出家語易乾卦文言辭也仁之德無所不具故堯舜親民而民皆親之上下相親之仁也龍逢比干皆以死諫張巡許遠皆以死守殺身為君之仁也文武除殘仲尼誅亂為民除害之仁也是好仁所以行其愛惡不仁亦所以成其愛如是而仁之道始盡是以帝王布德行惠而不自

以為功衆廢立人達人而始符其所願雖所及之分量大小不同而其能愛人之心至誠篤切實無分別也天備元亨利貞之四德惟元為善之長君子備仁義禮智之四德必以體仁為先故易曰體仁足以長人此人所以盡性而無負天之命歟

夫仁者內慊於己而不務其名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若夫項籍刑印於有功陽穀進酒於將戰其為仁也不亦異乎

與仁同功者如楚令尹子文之忠齊陳文子之清孔子皆以為未知其仁與仁同過者如晉獻公世子申生其父信驪姬之讒出之于外或勸其奔申生不從自縊於新城是孝而過者楚懷王大夫屈原其君信上官大夫之讒怒而疏之原幽愁憂思遂懷石自投汨羅之水而死是忠而過者項籍西楚霸王也言語姁姁人有病疾

涕泣分食飲至有功當封爵者刻印刓而不與韓信以為此婦人之仁也陽穀楚司馬子反之僕也楚共王與晉戰被傷又復戰司馬子反渴而求飲陽穀攃酒而進之子反飲之甘而不能絕於口以醉共王惡之遂斬子反是陽穀愛子反而反殺之也夫長人本於體仁是內盡其心無所為而為非務名于外而求人知也故如子文之忠文子之清雖事與仁同而其心尚未可知如申生之孝屈原之忠雖為仁太過而皆自盡其心故觀其過可以知其仁若夫有功不賞則仁無所用因醉致戮則害生於恩其于為仁之道遠矣

弘義章第九

得失殊致取舍攸分憧憧往來紛紜胥胜徵義其昌制之義者國之維人之路也上好義則民服下好義則君

安境遇不同如富貴貧賤榮辱生死之類大約不出得失二者為得為失其致懸殊欲取欲舍其意遂分人情貪得而惡失故取舍之念憧憧然不能自定往來而亂於心紛紛然無所取裁瞀眩而亂於目非有義焉其何以制之乎故管子以為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孟子以為義人之正路也上之人能好義則有以治其下故民服下之人能好義則有以報其上故君安義之有關於上下如此故不可以不弘也

故君子正其義不謀其利尊賢為大惟善為寶勞而不怨欲而不貪使民相觀而善以成其俗敬法而終事循分以淑身守望相助疾病相扶財毋苟得難毋苟免爭於為義而恥於為不義此治國之風也君子有治民之任者也凡舉政事必合乎義而不計其利

尊賢為大如文王得吕尚載之後車稱為太公望惟善為寶如楚王孫圉所云楚國不以玉為寶惟以觀射父左史倚相為寶勞而不怨如禹順水之性而使民盡力溝洫稷相地之宜而教民播時百穀雖勞何怨欲而不貪如孔子對季康子曰子欲善而民善矣雖欲奚貪凡此皆義也而非利也使民知上之心惟義是好亦各相勉於善以成其風俗敬上之法而勤其事守已之分以善其身守望相助如北齊王昕伏身而救邢劭疾病相扶如西蜀何祗傾財而療張嶷財毋苟得如管寧鋤田得金揮而不顧難毋苟免如高柴避難而行不徑不竇見義所在爭先為之不義所在羞而不為民皆敦行古道豈非治國之風乎

義理彰則功利息故兵出而民知所庇矣信與民期以奪敵資敵國之民望之若父母如此則擴地滋廣而得民滋衆首仁尾

義天之道也詩曰豈弟君子四方為則其是之謂乎詩大雅卷阿之篇義理之效既彰則功利之風自息故兵出而敵國之人皆知我意在救民非貪其富皆欲得我以為護庇我以誠信與民相期故敵所暴用之民皆為我用而不為彼用是奪敵之資矣敵國之民望之若父母則四海之內罔不來歸地豈不益廣而民豈不益衆乎始乎春生之仁終乎秋成之義此天之常道也君子本仁而行義可以為法於天下詩曰豈弟君子四方為則此之謂也若乃夷齊讓國巢由潔己爰旌目之吐餐公沙穆之辭貨程嬰李善敦節於死生虞卿孫嵩篤誼於患難田橫海島相殉之徒五百臧洪東郡同難之士八千亦各言其志也嗚呼烈哉伯夷

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兄弟讓國巢父許由與堯時人堯讓以天下不受爰旌目周時人餓於道狐父之盜與以壺飡既食矣乃知其為盜嘔之遂伏地死公沙穆後漢人有富人王仲願奉百萬之資令其求位穆曰以貨求位吾不忍也不受程嬰春秋時人晉上卿趙朔之家臣屠岸賈作亂滅朔家嬰匿其孤兒武而以己子代之李善後漢人李元之僕元舉家病死所存孤兒續生纔數旬奴共謀殺續分財善負而逃親自哺養孔為生湩遂得成立虞卿戰國人為趙相其友魏齊得罪於秦秦索之急卿棄相印與之俱逃孫嵩後漢人功曹趙岐得罪於中常侍之兄唐玹遂逃出嵩遇於市載歸藏之得免於難田橫秦末為齊王漢高祖立懼誅與五百人入海島後橫赴召中途自殺五百人在島中聞之亦皆自殺臧洪三國時人為張超功曹後袁紹以洪為東郡太守曹操圍超急洪請兵於紹救之紹不從洪怨甚據郡自守為紹所圍食盡城中男女八千人相枕而死莫有叛

者域陷洪死正義之君子其效既彰彰矣亦有好義之士其誼孤高如夷齊之倫雖所行不同要之各盡其心以合于義豈非千古之烈丈夫哉

敦禮章第十

辨上下定民志莫切乎禮其為教也微其閑邪也於未形故君子貴之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之意已備若上下之辨不明則民志不定故聖人制禮以辨之自下而上必層累而上自上而下必層累而下公卿大夫各守其職士農工商各安其業民志有不定乎民志最微聖人先於隱微而教之不待其顯著雖有非僻之萌已潛消默化而不自覺是禁邪於未然勝刑罰之禁於已然者多矣故君子以此為貴也

禮有情有文忠信禮之情也威

儀禮之文也緣情而制文貴賤有等衣服有別上不偪下下不僭上男女異路車從中央民乃知讓矣是以富者不驕貧者不濫以之居處而長幼明以之服政而官爵序以之涖戎而武功成民皆愛其死而忘其生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貴賤有等如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之類衣服有別如天子龍衮諸侯黑白之黼大夫青黑之黻士玄衣纁裳之類上偪下者如晏平仲之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澣衣濯冠以朝則隘而難乎其為下矣下僭上者如管仲之鏤簋朱紘山節藻梲則僭而難乎其為上矣古者男子由路左女子由路右車從中央顓項高陽氏之令曰男女不相避於道者拂之四達之衢出路史富者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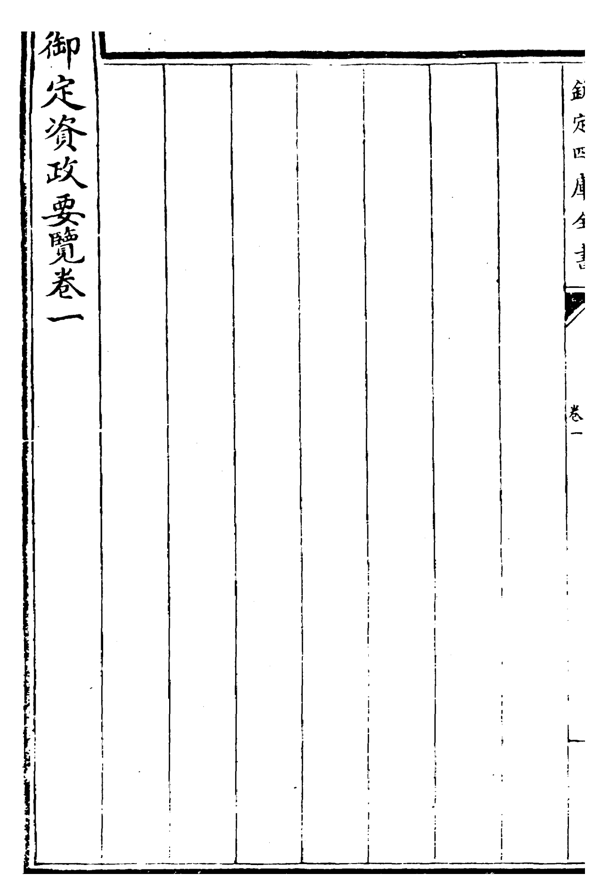
驕如漢樊重營產巨萬恥外孫之爭財反以田二頃與之貧者不激如原憲繩樞甕牖而樂道自守長幼明如曲禮所云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則兄事之之類官爵序如王制班爵公侯伯子男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各有等也武功成如晉文公大蒐以示之禮而少長皆可用之戰陣也君子既以禮為貴必合情文而無盡之凡吉凶軍賓嘉之五禮各有登降進退之文然皆本於莊敬誠慤之情因其情而制之為文使之貴賤必有等級衣服必有分別為上則不至侵偪其下為下則不至僭越其上男女各有當行之路而車則行乎其中禮教昭明至於如此民豈有不相讓者乎是以富而好禮貧而無怨居處則有次序行政則守職分蒐三軍則步伐止齊各不相亂民皆親上敬長雖死為人之所惡禮之所在民皆知樂為死而忘其生聖人以一身安天下即以天下而安其身是藏其身於天下也其堅固為何如哉

故禮有周折之容而樂有

歌舞之節正人足以副其誠邪人足以防其失和以遠怨敬而不爭禮樂明備天地官矣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周折者周旋中規折旋中矩出禮記玉藻篇歌如樂記所云歌風歌雅歌商歌齊之類舞如內則所云舞勺舞象舞大夏之類詩曹風鳲鳩之篇禮樂原不相離故此節兼言樂禮之本在敬樂之本在和周折之容敬之所發也歌舞之節和之所達也正人先有忠信之心得禮樂以將之則足以宣暢其性情邪人即有偕偏之失得禮樂以範之則足以防閑其淫慝樂至無怨禮至不爭禮無不明樂無不備而天高地下各得其位詩所以稱淑人君子其心均平專一威儀必可則可象而不差忒也夫禮之禁亂猶坊之止水去舊坊者必有水敗廢舊禮者必有亂患漢承秦

敝習為綿蕞猶賢乎已晉人放達以乘名教能無及乎石大夫之軾路馬苗晉卿之下公門猶存古道若謝安之不廢音樂王珪之下同庶人胥失之矣綿蕞者以繩為圍束茅草立於其中以象朝列之位者也晉人放達如畢卓為吏部竊飲鄰酒而醉卧甕側王澄為荆州刺史送者傾朝見樹有鵲巢便脫衣而上以探其鷇之類石大夫漢石奮也見天子路車之馬必憑軾致敬苗晉卿唐人為太守歸鄉里望縣門而步謝安晉太保性好音樂雖有朞喪不廢絲竹王珪唐禮部尚書時三品以上准立家廟珪獨祭於寢下同庶人禮禁亂於未然猶坊止水於未至也坊雖舊不可去以為無用而去之則水至而無所逃禮雖舊不可廢以為無用而廢之則亂生而不可救秦人專尚刑法禮教大壞漢初功臣醉或妄呼拔劍擊

桂叔孫通為綿蕞以定朝儀遂無喧譁失禮者可見有禮之益晉人以名教為束縛放蕩於禮法之外因兆十六國之亂可見失禮之害石奮苗晉卿之循古道尚有可取若謝安則流於過王珪則流於不及豈禮之中道哉


御定資政要覽卷一

御定資政要覽卷二

大學士吕宫等恭纂

察微章第十一

使安危災慶若高山之與深谿恒人辨之矣萬事之化莫不起於細而成於鉅惟智者以近知遠以往知來君子所貴乎察微也凡人之最難辨者莫若安危之相伏災慶之相乘蓋安危災慶無形而甚微非若山之易見其高谿之易見其深也是以萬事之變化其終至

於甚大者往往起於微細恒人忽之唯智者則能以近推遠不出戶而知天下以往推來因已事而知未然凡此皆於微者辨之故察微之道為君子之所貴也

至長反短至短反長吉為凶始凶為吉先恩生於害害生於恩數不可以臆測者多矣

至長反短至短反長者如冬至日晷甚短然陰極陽生由此漸長夏至日晷甚長然陽極陰生由此漸短吉為凶始凶為吉先者如宋人牛生三犢皆白孔子以為吉徵已乃父子俱盲及楚攻宋丁壯皆戰死父子獨以盲免見列子塞上一翁失馬人吊之翁曰安知非福後馬引駿馬歸人賀之翁曰安知非禍其子馳馬折臂人又吊之翁又曰安知非福及敵兵至人皆戰死其子以折臂得免見淮南子恩生於害害生於恩者如孟孫獵而得麑使秦西巴持歸烹之

巴弗忍放馬孟孫怒逐巴後思之曰麑且不忍何況於人遂取以為子傅見淮南子魯欲使吳起為將禦齊疑其妻齊人起遂殺妻魯君以為將已而魯君惡其殘忍遂絕之見史記凡天道人事各有其數長之與短吉之與凶恩之與害相去甚遠而互相倚伏不可臆度如此故不當辨之於顯而必察之於微也　防有所不及者隄容蟻而漂邑烟一洩而燎原慮有所不周者張毅好恭而病熱單豹好術而傷虎葢知之難如此況見善而怠時至而疑者乎騏驥珍其遬至莫邪寶其立斷蚤見而豫備斯為得之子曰知幾其神乎　張毅周時人性好恭過門閭必趨雖輿隸必敬

用心待人以謹於外而不防其內致病熱而死單豹亦周時人好養生之術辟處巖窟離俗自守以謹於內而不防其外致為虎所食見呂覽見善而怠者如郭公善善而不能用以至國亡見春秋時至而疑如劉表不聽昭烈之言以襲曹操至操并袁紹而益强荆州卒被其禍見三國志騏驥良馬名也莫邪寶劍名也恒人處事未嘗不知防其始而慮其終然漂邑之水潰於蟻穴燎原之火起於薪烟此則防之所不及者矣張毅謹外而忘內單豹謹內而忘外俱至喪身此則慮之所不周者矣知微之難如此彼見善而怠同於不見時至而疑終至失時者又何足云乎故凡事之來當審於未形之先而備於無事之際不遲緩以失機不悠優以取敗直與良馬同其速寶劍同其決而後可此知幾之君子孔子所以賛其如神也

婦寺與政而漢危大臣爭權而

魏亂儲宮不慎而晉隳侈欲弗戒而唐禍抑可畏也夫國柄分散則釁及其君家政旁落則災及其主故修身者謹細行圖治者防未然嗚呼慎之哉

婦之與政者謂前漢以元后王氏預政而致篡後漢以靈后何氏預政而致危寺之與政者謂前漢之政亂於弘恭石顯後漢之政亂於曹節王甫大臣爭權者謂司馬懿曹爽爭權爽為懿所殺魏因以亡儲宮不慎者謂晉武帝不聽衛瓘之言而立惠帝卒以亂國侈欲弗戒者謂唐玄宗觀左藏充溢而貴用濫寵楊妃諸人而聲色靡國柄分散者如魯公族大夫孟孫叔孫季孫立三都而分公室昭公畏之至於出奔晉世卿魏侈趙鞅韓不信范吉射中行寅智瑩强私室而弱公家互相吞併三分晉國家政旁落者如季孫之臣楊虎專制家政而因劫其主叔孫之臣豎牛專制

家政而餒死其主自古始治而終亂者其亂必有所由國之與家皆同一理故漢危於婦寺之與政魏亂於大臣之爭權晉隳於儲宮之不慎唐禍於侈慾之弗戒此皆始不能察之於微而後遂不能持之於著由今思之良可畏懼是故國柄不可以分執家政不可以旁移知幾者其修身也雖細行而必謹其圖治也當未然而已防誠有得於察微之道者也有國有道者可不慎哉

昭信章第十二

月望則蚌蛤實羣陰盈月晦則蚌蛤虛羣陰虧月形乎天而羣陰化乎淵所感者信也天非信不生地非信不成人非信不立可與為始可與為終可與尊通可與卑

窮者其惟信乎月者陰之宗也蚌蛤水族陰之屬也可與始可與終者如漢昭烈聞諸葛亮賢三顧草廬遂用為相亮鞠躬盡瘁輔佐後主以報知遇鮑叔少與管仲交知其賢薦之桓公擇其因以為相及叔有疾仲為之不食不飲兩人終始無間可與尊通者如唐臣房玄齡杜如晦少同學及為相謀斷相資同心輔主可與畢窮者如漢隱士閔仲叔周黨同志相友含菽飲水恬靜安貧以終其身信者人之誠心也天地萬物莫不有誠故相感之理莫不以信試觀月之望與晦特形見於上耳而羣陰之盈虧遂各應於下即蚌蛤之微亦因之而虛實蓋皆誠信相感故能如是其不爽也况於人之以誠信相感者乎是以天之寒暑有常而萬物得之以生地之高下不易而萬物得之以成人之言行如一而萬事得之以立舉凡終始尊畢窮通莫不宜信則知信之係於人也大矣信於君心斯美惡不踰信於名斯上下不

干信於令斯時無廢功信於事斯民從務有業信蓋在乎言前矣君心之信斯美惡不踰者如齊威王之左右常毀即墨大夫譽阿大夫威王不信使人察之即墨治而阿不治遂烹阿大夫封即墨大夫自是左右莫敢飾非皆盡其情之類信於名斯上下不干者如晉文公請隧於襄王王以為先王之名分所定遂不許文公亦不敢復請之類信於令斯時無廢功者如魏文侯不失虞人之期而稱賢主秦孝公不爽徙木之賞而成霸業之類信於事斯民從務有業者如禮記月令所載天子每月各有應行之事以先萬民之類信為人君之大寶故存之於心則美惡不可淆感彰之於名則上下不相凌犯布之於令則因時而動綱紀以成措之於事則因民而施庶務以立蓋皆先立其信而後播之於言故其言足以感人也

故君子不以言譽人則民作忠口惠而實

不至怨菑及其身是以與其有諸責也寧有已怨昔齊桓聽管仲之說徳顯於會盟晉文賞雍季之言義彰於持後雖在霸者尚以信著日中詭而殷墟烽火戲而周敗可勿凜諸易曰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會盟者諸侯會而相盟也齊桓公與魯莊公盟莊公刼桓公求汶地管仲曰許之及歸欲弗與管仲曰失信不可以四百里之地見信於天下君猶得也乃與之信彰於時遂為盟主雍季晉臣也文公將與楚戰咎犯曰君亦詐之而已雍季曰詐則難復非長術也文公用犯之言而賞雍季曰其言百世之利也周武王入殷見殷之長者問殷所以亡對曰欲知之請以明日日中為期及往弗見周公謂武王曰吾知之矣期而弗信此殷之所以亡也周幽王寵褒

姒而苦其不笑乃戲舉烽火諸侯兵至而無寇褒姒大笑及犬戎入幽王復舉烽諸侯不信兵皆不至遂為犬戎所敗易中孚卦之彖辭也君子知言之感人必本於信故其譽人也不徒揚之於言而必實見之於事則上以誠感下以誠應而皆與起於忠矣苟不以信則惠徒在口而無其實不惟人之不感而且滋怨人怨既深天災寧有不及其身者乎是以人有求而不許始雖拂其意而終不害於信其怨小而可受諾人之求而不踐始雖順其意而終害於信其責大而難堪君子寧受其怨而不輕於諾所以全此信也夫齊桓晉文霸主耳因其臣之言而重其信尚能顯其德而彰其義況有天下之王者反出霸者之下如殷紂周幽或以詭亡或以戲敗不信之禍一至於此豈非後人所當敬戒者哉易曰中孚之道本於正則誠信相感可以上應乎天而人可知矣夫志士厲不期之節哲人懷可復之言故季札解其

寶劒展禽明其岑鼎若新垣平之上書劉仁軌之昡已到茂灌之負交所謂匿情矜吝小人之至惡者歟季札吳公子也使於北過徐徐君愛其寶劒札心許之而未及與後歸復過徐徐君已死札解劒懸冢樹不以死故倍其信展禽魯大夫柳下惠也字季齊求岑鼎於魯魯與他鼎齊弗信曰柳下季以為是即受之魯君請於季季以為非信不從魯君乃以真岑鼎與齊新垣平漢時人以望氣見文帝至上大夫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佯語帝曰闕下有寶玉氣視之果得獻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後知其詐乎伏誅劉仁軌能為詭激外示長者內懷矯詐敝衣糲食善候當途每於衆中或揭一奸吏縱一孤寡眩已高名矜物無知事見冊府元龜內到茂灌名溉南梁人武帝時任昉日與溉等遊及昉死子皆流離舊交莫之恤劉孝標憐之為作廣絶交論到溉見其

文擲於地終身恨焉志士哲人皆以信為重者也節之所在雖未嘗期約者必力勉而行之言之所發雖至於久遠者必深思而踐之如季札展禽其最著者若夫新垣平之流内蔵其情外飾其貌矜夸吝嗇全無誠信所謂小人之至惡者其以是哉

知人章第十四

人生而有陰有陽多隱情飾貌以攻名察其所安真偽晰矣故官必擇賢游必擇交十步之間有茂草十室之邑有忠信殷紀三仁衛多君子賢才之生寧拘時地哉

殷三仁謂微子箕子比干也衛多君子謂遽瑗史狗史鰌公子荆公子發公子朝也凡朝廷之官人與臣庶之

取友皆當遠邪僻而就中正故必以知人為重但人之真偽不同其生也內陰而外陽陰者其情陽者其貌在君子則內外如一在小人則往往深隱其情粉飾其貌以博君子之名如王莽之勤儉謙恭以邀稱頌曹昇之徒步上省而飾清貧苟非從其中心之所安者而察之亦何以辨其真偽乎故賢才之生不拘時地在知人者擇而取之夫十步之間至近也而必有茂盛之草十室之邑至小也而必有忠信之人是以當殷之末季而有三仁雖衛之小國而多君子豈宜拘拘於時地而謂無可擇之人哉

才之大者上志而下求於物有不知於人有不見故曰大匠不斲人不忠信而多智能譬猶豺虎不可身邇必先其仁義而後親之木尺而節玉才而瑕掄材不必求其備救溺者濡追逃

者趣立功不必中於繩能知人斯無棄人矣三人行必有擇焉戚施直鎛籧篨蒙璆矇瞍修聲聾聵司火人之為益不亦多乎上志者謂有志於上世之賢而模之下求者謂不耻於在下之人而問之也齊桓問相於管仲仲曰隰朋可其為人也上志而下求不忠信而多智能者如宋臣丁謂機敏多智而諛諂欺罔是也掄材不必求備者如衛臣苟變有將材衛君因其食人二卵而不用子思以為選爪牙之士不可棄之是也立功不必中繩者如漢臣汲黯持節視河内之火而矯詔發倉以救饑民是也鎛鐘也戚施不能仰之人也故令主鐘璆玉磬也籧篨不能俯之人也故令戴磬矇瞍無目之人也心專於聽故令審聲聾聵不聰之人也心專於視故令司火此晉胥臣對文公之言也天下之才有不自見其才者焉有才必本於忠信者焉有一長

可取之才焉有隨機應變之才焉不自見其才者志大而心虛其於物理人情莫不洞悉不必物物而知之人人而見之若大匠然不斤斤於斧鑿之事也才必本於忠信者蓋人不忠信即多智能適足以濟其惡猶之豺虎非無搏噬之能人皆畏之而不敢近故必先求其有仁義之心而後親近之此有才者所以必本於忠信也至於一長可取之才如木之至尺者不能無節玉之至寸者不能無瑕然其才有可用則不必求其全備矣隨機應變之才如人之身不宜濡而救溺則不得不濡人之行不宜趨而追逃則不得不趨但其功有可取則不必中於繩墨矣才之不同知之各異故能知人者必無棄人三人雖少中有善者亦必擇而從之此官所以必擇賢游所以必擇交也若夫戚施之輩似皆無用先王能各因其人之質而器使之信乎天下無可棄之人矣其為益豈淺鮮哉

明珠暗投而按劍蟠木先容而不忘智者決

策於愚人賢士程能於不肖自古患之況乎流言無實毁譽成黨梁國見黎丘之鬼海濵聞逐臭之夫此宋徽所以失國曹爽所以亡身也如荆文之甄賞趙襄之信倚第五倫之鑒拔郭林宗之品藻豈易得哉黎丘梁國北地之名也地有奇鬼能效人之狀有丈人醉歸鬼效其子扶而苦之丈人醒而怒其子曰無之丈人曰是必奇鬼也明日復醉而歸其真子迎之丈人反以為鬼拔劍而刺之人有大臭者無能與居苦而居海上海上人有悦臭者晝夜隨之而不能去宋徽宗哲宗之子也用蔡京童貫曾布蔡卞朱勔蔡攸王黼梁師成等而貶元祐諸正人以致失國曹爽魏曹真之子也秉政不聽曹冏傅嘏之言而用何晏夏侯玄荀粲鄧颺等以致亡身荆文即楚

文王也其臣蒐諱數以禮義違犯之而文王知其賢爵之五大夫趙襄子名無恤晉臣也信倚其臣任登登為令薦士膽胥已襄子不疑即以為中大夫第五倫西漢人也舉吏如鄭弘袁賀等多到顯官時以為知人郭林宗漢時人名泰有知人之鑒王允黃憲茅容等皆其所稱許者知人之重如此彼不知人者有才或不用所用或非才往往偏聽愚不肖之言而進退賢智之士如夜明之珠無所先容而以暗投之反按劒而怒蟠曲之木苟有先容則以之為器而不忘若斯者從古所通患也況乎專信流蕩不實之言以致奸邪成黨是其黨者則羣起而譽之非其黨者則羣起而毀之是非不明賢奸無辨如黎丘丈人惑於鬼而殺其子海濱之夫拂人性而樂其臭宋徽曾夾至失國亡身而終不悟也豈不謬哉以視其文王之倫官人則能擇賢處友則能擇交良不易得也

厚生章第十四

進業曰登再登曰平三登曰泰平泰平者極治之稱也獨以民食得之食廩充而衣食足爭訟息而教化興其為泰平也諒矣

古之為治者專以民事為重故三年耕必餘一年之食九年耕必餘三年之食其於治民之官俱因此以考其績當三考之時餘三年食者上農工之業於天子名之曰登登則陟不登則黜十八年而餘六年之食者再食也則名之曰平二十七年而餘九年之食者三登也則名之曰泰平夫治稱泰平無以加矣乃獨以民食得之何哉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王者能重民食為之經制使國之倉廩充溢而緩急有備則民之衣食具足而俯仰無虞由此嚚凌之風可移而爭訟以息禮義之俗漸成而教化以興其為

泰平也不亦信乎

神農大禹之為治也本之以穀而用弗窮通之以貨而民不倦金生粟死管仲權其重輕糴貴糴賤李悝時其斂散取之有節而制之有方使工不失務農不失時士不失養官不失祿是謂和德

貨謂布帛金貝之屬所以通有無者也穀為本貨為末本末相資則民可使富神農之世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而食足日中為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貨通大禹任土作貢懋遷有無食貨流通萬國作乂重農則粟盛而金衰重商賈則粟衰而金盛管子曰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衰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輕重斂散之以時則準平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大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李悝魏文侯臣也其法曰糴甚貴

傷民甚賤傷農善為國者使民無傷而農益勸善平糴者必謹視歲有上中下熟因其等而為糴之多寡使民適足價平而止歲饑則亦因其等而發之故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而補不足也神禹大禹皆泰平之世也莫不以穀為本而通之以貸本立故用弗窮貸通故民不倦即降而管仲權金粟之重輕而齊借以霸李悝時斂散之貴賤而魏因以强況王者藏富於民出入之間可無道以處此乎故其取之也每十分而取一可謂有節矣其制之也以三十年之通可謂有方矣使工不失其藝事之務農不失其耕斂之時士不失其餼廪之養官不失其常職之禄是上下皆取足於田也因天時盡地財用人力王化浹洽羣生熙皡德之和孰有大於此者哉

夫民地著而衣食饑不食寒不衣慈母不能保其子矣魯宣秦始反衆負薪董仲舒蘇威耿壽昌之

說亦猶行古之道也魯宣公文公之子也古井田之法借民力以耕公田而不稅其私宣公因公田之入薄故履民畝而擇取其豊茂者此變法之始也秦始皇以貪戾并天下不念田功厚賦歛以自供諸田租口賦鹽鐵之制二十倍於古民心洶洶遂以絶世董仲舒漢武帝臣也言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供是以民財內足以養老外足以供稅下足以畜妻子蘇威隋文帝臣也奏減賦役務使輕簡文帝從之躬行節儉戶口歲增府庫盈溢耿壽昌漢昭帝臣也奏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糶名曰常平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使民各歸於土著而已蓋衣食皆生於土若一夫不耕則或授之饑終歲不製則或授之寒饑寒切身不顧廉恥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得有其民哉所以宣公稅畝公室四分始皇厚歛僅傳再世猶之反裘而負薪者皮之不存毛安附乎如董仲舒之論什

一蘇威之減賦役耿壽昌之建常平猶不失重農之遺意者也周人井田遠而難復漢人名田踈而難行編戶逸為惰游良疇盡於豪奪良可深念欲拯其敝因田定稅莫如唐人平賦之書斂輕散重必用歷代常平之制不幸有饑荒轉徙則以富弼淄青之法濟之民生庶其無慮乎張全義之撫河南載諸史冊不以人廢意可也井田者周制也其法以田九百畝分為九區中百畝為公田其間有井其外八百畝分給八家為私田八家合力耕種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故曰井田名田者以名繫田自列侯而下至於吏民凡置田之數各有其限雖至多者毋得過三十頃所以塞兼并之路也平賦書唐李翶所

著其法曰一畝之田歲可得粟一石公收其什之一凡貢賦廩餼及供賓客禦水旱皆取足於此鄉為公囷即將所入之粟十取其一收於其中歲饑則量家口多寡與之歷代常平法即漢耿壽昌所立之法各酌而行之是也富弼宋臣知青州時大饑勸所部豐稔者得粟十五萬斛廬舍十萬餘區散處流民用官吏分廩之山林川澤之利聽民取不禁全活五十萬人張全義唐人起羣盜後鎮河南招復流民蠲租存撫每出見田疇美者輒名田主勞賜荒蕪不治則集衆杖詬之在洛十四年稱殷富焉夫周之井田其制本善而法廢既久遽欲復而行之反足病民漢代以名緊田用抑兼併似得井田之遺意者而立法不詳未免疎畧遂致格而不行卒使編戶之氓失其本業服勤者寡游惰者多殷厚之家因乘其困屈而兼併之富者益富貧者益貧民事將何賴乎言念及此深可憫惻欲起凋敝之民而予以更生之路莫如倣唐人平賦之書及歷代常平倉之制或因田

之多寡積粟以實公囷或因歲之豐歉平糴以利農民不待災荒已為預備一旦水旱則又有富弼之法以賑救之民之生計庶有恃乎彼張全義其初乃盜者之流耳及撫河南知以民事為重君子不以人廢意猶有取焉況古人良法具然史冊酌而施之輕徭薄賦勸農力田以厚天下之生端賴之矣

教化章第十五

禮正月始和懸教法於象魏以睎萬民浹日而斂之乃施於邦國都鄙

禮周禮也象魏兩闕之間也鄙畿内公卿采地也都采地之界也古之治民者

富而教之其法甚備故於正月歲首天地陽和之氣始動即法之以教天下而和萬民懸教法於象魏至旬日然後收之遠邇皆得見聞乃施於邦國以及都鄙使各以此法教其所屬之民而民莫不被其化焉

其教

民也比閭相保族黨相救不獨親其親子其子皆有惻怛之愛焉老坐於里塾時民出入觀其長幼而導之遜讓田野造次之間見教化之權輿矣月吉而讀法有糾有勸小學謹其少儀大學脩其三物賓之飲射之禮以合其教學成則大比而材諸官其與於辟廱也與胄子齒蓋自邦畿以達天下無人不學無地非教休風偃物淳化玄通猗歟休哉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老里之上老庶老也里塾夾里門之屋也月朔曰吉小學如閭有塾黨有庠之類少儀少者所當行之儀如灑掃應對之類大學鄉學也

三物謂六德六行六藝也六德者知仁聖義中和六行者孝友姻睦任恤六藝者禮樂射御書數是也飲鄉飲酒禮射鄉射禮也辟雍國學也冑子自世子以至公卿大夫之適子也先王之教民也必始於鄉里乃可以成化於天下故比閭有相保之情族黨有相救之義生我者親也親其親以及人之親則不獨親其親矣我生者子也子其子以及人之子則不獨子其子矣蓋皆有惻怛之愛不忍之心以相及也凡里必有上老庶老坐於塾因民之出入而教之父齒隨行兄齒雁行頒白者不提挈隨其長幼而誨以遜讓是田野之間一出一入不過造次之頃耳而教化之道實始於此矣又於每月之朔屬民讀法不率教者罰之率教者勸之人生八歲則入小學而勤幼儀十有五歲則入大學而修三物之教鄉飲以尚齒教之鄉射以觀德具學既成則三年大比選其賢能漸進於上各量其才而授之官其與於國學則令與冑子齒讓焉夫教始於比閭進乎國學則自邦

義以至天下人盡能學地盡立教所以風行而物順化行而民從至教之成也顧不美歟漢武表章而學官廣厲明帝講說而介士通經三代以還於斯為盛文翁延壽蜀潁之教興韓愈常袞潮閩之化洽所謂儒以道得民者乎表章者謂漢武帝表章六經聽董仲舒公孫弘等言復博士官擇民端正者補博士弟子文學之士彬彬興起明帝光武子也幸辟雍引弟子升堂執經問難親為解說圜門觀聽者以萬計自太子諸王侯及大臣子弟功臣子孫莫不受經下至期門羽林之士皆通孝經論語文翁漢時人為蜀郡守蜀俗僻陋文翁起學於成都市中招子弟受學吏民爭願為學官弟子韓延壽亦漢時人為潁川太守俗多豪强難治延壽名郡中長老為陳和睦親愛之道令嫁娶喪祭畧做古禮勿過於法百姓遵之韓愈唐時人

為潮州刺史潮未知學乃為置鄉校而潮文學始興常家亦唐時人為福建觀察使時閩地未知有學家興學名士閩人翕然從之凡教之成也達於天下蓋帝王躬行倡導風勵羣倫故被其化者罔不樂從也三代而後其最盛者如漢之武帝明帝皆能崇尚儒術篤意文治漢以下諸臣若文翁輩或撫頑治或處僻隅猶能各布其教而行其化焉然則人臣奉命分理一方均有移風易俗之責不可不勉周禮所謂儒以道德得民之心者殆謂是歟

昔之善為教者孔孟之後有王通程朱之前有胡瑗三才九疇或在布衣彼借耰鋤而德色廢學校而不修揆厥由來真名教之罪人也

王通隋人教授河汾讀書談道弟子數千人唐初名臣如房玄齡杜如晦王珪魏徵輩皆出其門開唐一代之治即文中子也程顥程頤兄弟二人充養純粹

動止語默皆師聖人朱熹講學教授集諸儒之大成胡瑗為湖州教授訓人有法立經義治事齋以敦實學及立太學詔取其法著為令式以上四人皆宋儒也耰鉏治田器也借耰鉏而德色者謂秦商鞅為政遺棄禮義風俗日壞民之借鉏與其父者自矜以為有恩於父廢學校而不修者謂三國時公孫瓚寵用商販庸兒所在侵刻不修學校是也古之以道得民垂世立教者莫盛於孔子而孟子繼之王通能力接其學以傳於教鄒魯遺風賴以猶存宋儒如程朱輩相繼而起發明孔孟之學而胡瑗實開其先其教人之法良足善也是皆紹聖賢之心以襄國家之教化者雖在布衣而三才九疇之道於是乎存其有功於世道人心匪淺矣若彼借耰鉏而德色是不知有父子之親廢學校而不修其何以明綱常之理豈非得罪名教之人乎

儉德章第十六

卉棲血歠孿領燔胜逐古淳風漸以文而代質有熊氏作益為黼黻玄纁之飾端璧瑞以奉天委珩牙而嫮武西陵勸織承雲導龢亦已稱備物矣燔胜者先燒其石令赤以肉加於其上而炙之也有熊氏即黃帝也黼白黑相次之文以絳帛為質而繡斧形於上黼黑青相次之文又繡為亞字之形是也玄黑而有赤之色纁淺絳色也執玉為璧外圓而內方以玉為信曰瑞珩橫玉也牙亦玉珮也西陵黃帝妃即嫘祖始教民蠶者也承雲黃帝之樂名也凡物之始乎質者每遇變而著為文上古之世未有衣服宮室及諸飲食之制也以草木為服因棲止於其中未有火化食鳥獸之肉而飲其血質之至也有巢氏教民紩衣曲領以代卉服燧人氏教民火石燔胜以代血飲是皆淳龎之風也而以文易質之漸已肇於此矣至於

黄帝染五采為文章以表貴賤斧黼玄纁益加以飾而衣裳之制燦焉且端其瑞璧所以敬天委其珩牙所以敬身西陵勸織而先蠶之禮以興承雲導和而六代之樂以開典章文物不幾備美已乎爰暨陶唐文明彌著貢賦攸同乃復為茅茨土階葛衣糲食意儉為吉德不必裁以禮衷抑聖人制用豐約各有適耶子曰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禹無間然蓋以其致孝而勤民也所謂繼治者其道同歟貢者下之所供如禹貢所載球琳琅玕齒革羽毛漆枲織纊蠙珠惟石之類是也賦者上之所取如所載九州之賦各有上中下不同是也自黄帝至堯蓋歷數世文明之會於此益著九州貢賦之入亦既攸同意其漸遠乎質而愈從事於文矣乃堯反以茅為茨土為階衣

葛衣食糲食力行節嗇其故何歟夫禮不可過也不可不及也然與其奢也寧儉意者儉為吉德以儉為尚即不必盡合於禮亦無救歟抑聖人制天下之用當豐者豐當約者約各適其宜而不耑主乎儉也夫子稱禹之無間然而曰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所謂儉也然必合之致孝鬼神盡力溝洫乃稱無間向使其不然則亦未必其無間矣故治天下之道有當儉者有不當儉者所以自奉如飲食衣服宮室之類當儉者也所以敬天勤民如郊社宗廟禮樂制度之類不當儉者也於當儉者而不儉其救也奢於不當儉而儉其救也鄙酌豐約之正協文質之中時措而宜施當其可天下乃以大治古之帝王皆由斯道後世所當繼之而以為法者也車酒騎炙實開亂源故章臺麗而楚衰阿房成而秦潰乃至衒衣綺珥肆設帷帳以示矜誇流弊極矣漢文克儉

遂欲上追堯禹晉武雉裘唐明珠繡始雖焚棄究乃汰侈誠好名遺實有初鮮終者也

車酒騎炙者紂於宮中作九市車行酒馬行炙

也章華臺楚靈王所作國人苦役卒以叛亂阿房宮秦始皇所作窮極奢麗天下憤怨羣盜皆起街衣綺珥肆設帷帳者隋煬帝於豐都市中廣置珍貨帷帳及以繒帛纏樹誇示遠人漢文帝性恭儉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以韋帶劒以蒲為席集上書囊以為殿帷晉武帝初有獻雉頭裘者命於殿前焚之其後有羊車之侈唐明皇初年焚珠玉錦繡於殿前示不復用後寵楊妃縱欲奢靡卒召禍亂儉之為道也得之則治失之則亂古之不儉者莫甚於紂車酒騎炙亂之源也楚之章臺秦之阿房驕奢召禍如出一轍至若隋煬殫竭民力誇耀遠人綺珥帷帳之屬是奢之流生弊也可謂極矣漢文躬崇敦朴為天下先在位數十年始終如一堯禹而後斯為

繼美晉武雉裘之棄唐明珠繡之焚初未嘗不節約而後乃侈肆也盖好名而遺實故有初而鮮終豈真能儉者歟然則圖治者必勉其實毋徒慕乎其名必厚其終毋徒勤於其始也斯可稱儉德矣

公孫布被汲黯致譏況夫棟駭仙靈艦驚丹鏤鷁冠獸炭錦幛金鋪何其怙侈而滅義乎夫儉者外以節用內以制心君子不盡利以遺民故仕則不稼田則不漁公儀休之拔葵焚織深有取焉公孫弘漢武帝臣為御史大夫時以布為被汲黯譏之曰此飾詐以釣名也棟駭仙靈者漢梁冀大壯棟宇圖以雲氣及諸仙靈也艦驚丹鏤者吳賀齊性奢所乘船雕刻丹鏤青蓋絳襜鷁冠者春秋時鄭子臧好聚鷸為冠獸炭者晉羊琇以炭為獸形然後焚之也錦幛者晉石崇王愷以奢靡

相尚愷作紫絲步幛四十里崇作錦步幛五十里金鋪者晋王濟豪侈買地為馬埒編錢滿之時人謂之金埒也公儀休魯人為相入其家見園有葵拔之見妻織帛焚之曰吾既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凡君之崇儉也以利民也公卿大夫皆佐君以利民者也君且不可不儉況其下焉者乎然必務其實毋飾其名而後可公孫弘布被可謂儉矣汲黯以其有近名之心猶且譏之矧如梁冀之棟賀齊之艦子臧之冠羊琇之炭石崇之幛王濟之鋪縱欲敗義莫斯為甚其視公孫弘又何如哉夫所謂儉者合內外而後成外以節用儉之事也內以制心儉之本也君子察於斯不欲專利而以留之民故仕則不稼不以士而侵農田則不漁不以藪而兼澤制心節用凡以為民也公儀休之拔葵焚織真有合於君子之道焉

遷善章第十七

善無常主自以為善斯不善至自知不善斯善至是以君子見善則遷有過則改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易曰㝠豫成有渝无咎殷湯不吝周宣補闕漢高吐哺光武回輿所稱无咎者乎夫人喜聞無過則諫者日進此田巴所以致規於齊君也善無常主出書咸有一德篇易豫卦上爻之辭殷湯改過不吝見書仲虺之誥周宣王有闕仲山甫補之見詩大雅烝民篇漢高帝用酈食其謀將立六國後以撓楚權趣令刻印以問張良良不可帝吐哺罵曰豎儒幾敗乃公事趣令銷印後漢光武常與期門輕出衛尉姚期諫曰古今變生不測誠不願陛下微行帝即回輿而還田巴對齊王曰王名臣臣改飾問妾妾愛臣諛臣曰姣臣臨淄水而

觀然後自知醜惡也今諛王者衆王能臨淄水過而自改齊國治矣天下之善無有常主所以貴乎遷也自以為善則驕矜之念生而不善至矣自知其不善則愧悔之心萌而善至矣君子不能有善而無不善也但見善則遷而勇於從義有過則改而果於去非即有善而無不善矣善孰大於此乎易所以云人雖昏實於逸豫至於既成而能有變即可无咎此改過之說也殷之湯周之宣漢之高光率由斯道即所稱无咎者乎然改過之道有因自知而改者有因人言而改者惟己喜聞過則忠告者至若喜聞無過則阿諛者至人曰諛己日矜安望其改過以遷於善乎田巴規齊君之言良可思也故君有争臣父有争子士有争友則躬備令聞而動無過舉顔淵亞聖乃稱不貳邃瑗大賢猶曰知非故履重考祥言貴忠告割痤至痛啜

藥至苦然而爲之者便於身也顏淵孔子弟子不貳者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蘧瑗衛賢大夫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視履考祥見易經夫田巴之致規所以盡忠於其君也然諫爭之義不獨君臣即父子朋友之間亦不可不勉故君有過臣諫之謂之爭臣父有過子諫之謂之爭子士有過友諫之謂之爭友果能聽之則身有令聞而善至矣動無過舉而不善遠矣如淵之亞聖瑗之大賢可謂令聞矣而一則不貳一則知非孰非從改過中來乎故視己之履必重考祥聽人之言惟貴忠告凡人之情諛則不忠忠則不諛諛言順耳而病於行也忠言逆耳而利於行也割痤者非不痛也飲藥者非不苦也然而不得不爲之者將以去疾而便於身也使人之改過如其去疾則無過之不可改而亦無善之不可遷矣

人不可以過自棄故周處勵於忠信士安勤其博綜人

不可以過棄人故鄭均曲諫於弟兄林宗訓義於鄉里君之於臣也矜其瑕而滌其累故秦釋孟明之罪漢收魏尚之功孰謂遷善而非盡善乎周處晉人少不修細行鄉曲患之父老謂曰南山猛獸長橋下蛟並子為三害矣處曰吾能除之遂入山射獸入水斬蛟厲志自修言必忠信皇甫謐字士安亦晉人少不好學游蕩無度母勸之曰修身篤學汝自得之於我何與因對之流涕謐感激勤學博綜典籍鄭均後漢人兄為縣吏受人餽遺均數諫不聽因脫身為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為吏坐贓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為廉潔郭泰字林宗後漢人同里左原為郡學生犯法見斥林宗謂之曰昔顏涿聚大盜也段干木大駔也卒為齊之忠臣魏之名賢責躬而已原納其言孟明視秦穆公臣初命伐晉敗績穆公

原其罪而用之後再伐晉濟河焚舟晉人不敢出遂霸西方魏尚漢文帝臣以罪削爵馮唐曰尚守雲中數有功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罰太重矣帝即赦之復以為雲中守人各有身有身則當自愛自愛則當遷善遷善則莫先於改過謂已不能改過者自棄者也謂人不能改過者棄人者也周處士安可謂不自棄矣鄭均林宗可謂不棄人矣夫人猶不可棄人况君之於臣也不輕棄之又誰甘自棄一節之瑕矜而全之一行之累湔而新之秦穆之於孟明漢文之於魏尚率斯道也君宥人之罪人將自遠於罪君念人之功人將益懋其功是胥天下之人而皆可與遷善不謂之盡善也可乎

厲人夜半生子急取火而視之負惡者未嘗不自知也知而遂非或乃振斧鉞以立威建官司而監謗詭辭自飾長惡靡悛何以免迷復

之凶哉

振斧鉞以立威者如漢桓帝時白馬令李雲上疏言帝者諦也今小人諂進財貨公行是帝欲不諦乎帝怒送獄杜衆諫帝愈怒並下廷尉殺之是也建官司而監謗者如周厲王暴虐國人謗王召公諫曰民不堪命矣王怒使衛巫監謗者得則殺之是也詭辭自飾者如漢主父偃為中大夫大臣畏其口賂遺累千金或曰太橫矣偃曰吾日暮途遠故倒行逆施之是也長惡靡悛者如漢嚴延年為河南太守用刑急刻京兆尹張敞以書勸之延年報曰莠盛苗穢何可不鋤自矜不止是也迷復凶易復卦上六之辭凡人之遷善也必始于自知厲人夜半生子急取火而視之惟恐其類己貌之惡者猶且知恥行之惡者寧不自愧是人未嘗不自知也知而即改則復於無過是之謂善知而不改又從而遂其非是之謂惡彼以斧鉞立威官司監謗飾辭而靡悛者是皆迷而不復者也其何以免於凶哉知遂非者之不免于凶則人之改過以遷於善也愈不容已

矣

務學章第十八

學非能益也達天性也性至善無惡而習或淆之故軌之於學以復性而成德人之為學非能益其所本無也不過全其所固有者而已人所固有天性是已天以性命於人而仁義禮智信之德無不具足於其中是本至善無或有惡也但有生而後日近于習習于善則日進于高明習于不善則日進于罔晤不獨衆人之中有善有惡即在一人之身亦或時善時惡紛紜混淆莫能自主其何以全性之本然而不負上天賦予之意哉故必正之于學以復其性而成其德蓋德本於性性稟於天學以達之未嘗益之也德成於勤荒於嬉大禹惜陰周

公待旦仲尼之韋編三絶管寧之藜床半穿所稱自強不息者乎博聞多識敦善行而不怠達天人弘道義顯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獨善學之大者也禹惜寸陰周公思兼三王

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仲尼孔子字晚喜易讀之韋編三絶管寧漢時人好學所坐藜床當膝處半穿自強不息顯仁藏用俱見易經學以成德而德豈易成乎必以勤自勵日知所無月無忘所能積累不止庶幾底於成耳若安於怠惰溺於嬉戲今日不學謂有來日今年不學謂有來年鮮有不荒廢者矣禹之惜陰周公之待旦仲尼讀易韋編為之三絶管寧誦書藜床為之半穿是皆以勤成德自強而不息者也故人之為學當以聖賢為法勤於聞從而博之勤於識從而多之匪徒聞與識己也擇其善者勤而行之

終始如一敎而不怠可謂勤矣可以成矣夫然故盡己之性足以盡人而盡人之性即以達天由性而之焉是之謂道時措而宜焉是之謂義顯之仁則出其學以博濟天下豈不足以利物乎藏其用則懐其學以淑慎其身豈不足以獨善乎此皆成德之事學之大者端在是矣

蓬生麻中不扶自直學必慎其所親攻玉以石浣布以灰學必珍其所藉弓待檠而後調劒待砥而後利學必勉其所難舜禹之聖入山詢牧入水咨漁學必廣其所納揆厥旨要歸於全天之所生而勿敗焉故曰學非能益也達天性也

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見論衡攻玉以石浣布以灰見王符貢實篇弓待檠而後調劒待砥而後利見淮南子入山詢牧入水咨漁見

呂覽勸學之道不可以一端盡也蓬生麻中則不扶而自直與正人居雖有非僻之心自爾漸消學有以人而益已者此類是也故所親不可以不慎也玉至美也而攻其瑕者必以石布至潔也而浣其垢者必以灰學有以粗而治精者此類是也故所藉不可以不琢也弓之調也必有待於檠劒之利也必有待於砥學必盡其功然後可收其效此類是也故所難不可以不勉也以舜禹之聖入於山必問牧童入於水必問漁師以其知之審耳學必質所疑然後能堅所信此類是也故所納不可以不廣也凡若此者雖不可以一端盡而撥其旨要非有他岐蓋天賦性以與人原無不全人必盡性以達天勿或有敗無所損之即所以增之無所戕之即所以養之而學之大原已得之矣前所云學非能益也達天性也此其故耳

愛親而敬長睦衆而親仁吾必謂之學矣何必以德性問學徑別區

分辨朱陸之同異哉雖然周覽圖籍研綜古今所以括而羽之墳典索丘肇自三皇而謂皋夔稷契所讀何書將與於不學無術之譏矣朱熹見前篇陸九淵亦宋儒熹所論道問學為多而九淵專尊德性互有同異晉張華周覽圖籍四海之內若指諸掌漢劉向博覽洽聞研綜古今家語子路初見孔子曰南山之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於犀革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益深乎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墳者言大道也帝嚳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典者言常道也八封之說謂之八索索者求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者聚也三皇伏羲神農黃帝也皋陶后夔稷契皆舜臣名宋王安石譏趙抃曰君輩坐不讀書耳抃曰皋夔稷契有何書可讀寇準問張詠曰何以教準詠曰霍光傳不可不讀準取而讀之至不

學無術笑曰張公謂我矣夫務學既以達性是學與性相須為用者也學者果能愛其親而性達於親敬其長而性達於長睦於衆而性達於衆親於仁而性達於仁性在是學亦在是矣何必於德性問學之中別其路徑分其區隅而辨朱陸之同異哉當年朱陸之學雖有小異原歸大同而後人乃有辨朱陸之同異者真屬贅麗矣雖然此謂學必原於性也非謂性可以廢學也如張華周覽於圖籍之林劉向研綜於古今之變所以砥礪其學以成名猶之括羽其竹以成箭也墳典索丘自古傳之而乃謂臯夔稷契所讀何書此雖賢者未免失言矣信斯言也人皆任其性而廢學不學無術之譏將同於準矣其可以為訓乎

重農章第十九

粟者國之大用政之本務也是以帝王之道民莫先乎

農民農則志樸而產重志樸則易使產重則難遷凡國之財用必審其大端之所在而務之斯其用為有本有本則用不窮粟是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帝王知治國之必本于粟也故所以導民者諸務未遑而先致力於農事豈徒為其利哉蓋亦貴其志也民務農寒則擊稾除田雨至首戴苧蒲身服襏襫沾體塗足盡其四肢之力以疾從事於田野其志樸矣粟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數石之重中人弗勝其產重矣志樸則少私義而公法立是易使也產重則不為姦邪所利卒然有急雖死其處而無二慮是難遷也夫如是攻則有功守則有財矣苟舍本趨末則好智而多詐產約而輕徙倉卒遇患皆有遠志而無居心然則金銀珠玉天下之大害也聖人知其然故貴五

穀賤金玉以敦本抑末而務民於農夏箴曰中不容利民乃外次

貴五穀賤金玉漢鼂錯語古不用銀故錯專言珠玉夏箴夏禹儆戒之書中即城市之中外次業田之舍也夫重農之效既如彼矣苟不重農人將舍其本而趨其末商賈大者操其奇贏所貴必倍不耕不織衣釆食肉因其富厚交通豪貴力過吏勢以利相傾是好智矣好智則出其聰明技巧以干法令以是為非以非為是而多詐矣且金玉在握輕微易藏可以周海內而無饑寒之患其為崖也不亦約而其於徙也不亦輕乎時有災患皆生遠志無復居心離鄉棄家猶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不能禁也然則金銀珠玉豈但饑不可食寒不可衣使臣輕背其主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而逃亡者得輕資是天下之大害也

聖人知重農之利如彼不重農之害如此故貴五穀用物也賤金玉賤異物也以敦本業抑末作敺民而歸

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蓄積足而人樂其所矣貞蔵曰城市之中不容民之逐利民乃相與務農而即於外田之次正此意也豳風察其重穋周官辨其土宜歷代賢君躬親耕后親蠶莫不中勞農之典立勸桑之制或下詔以敦勉或設官而商度重其力俾與孝弟同科惜其功不以小故徵名故國無敖民地無曠地而儲蓄足恃豳國名公劉所居風詩也周公所作以進成王令知稼穡之艱難者先種後熟曰重後種先熟曰穋周禮大司徒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壤而知其種以教民樹藝測滋不可穀樹之竹葦礫石不可穀樹之萑木以為絺綌以為材用親耕者躬耕耤田天子於南郊諸侯於東郊周成王親與世子出觀農事

又不但耕耤已也親蠶者君齋戒卜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室夫人躬桑以勸蠶事供祭服君服以祀如東漢馬皇后置蠶室於濯龍中是也申勞農之典者如漢景帝勸農桑禁金玉武帝勸種宿麥宋真宗因江浙旱遣使取占城稻三萬斛給民為種仍教以種法是也立勸桑之制者如唐憲宗詔諸道每田一畝種桑兩株所在長吏檢察仍切禁采伐是也下詔敦勉者如後魏孝文詔牧守令長勤率百姓無令失時同里之內家有兼牛通借無者是也設官司度者如唐玄宗遣宇文融充勸農使乃至賦役差科於人非便者與所在官寮及百姓商度處分又禁宰耕牛是也興孝弟同科者漢文帝詔置三老孝弟力田常員不以小故徵召者唐高祖勸農事非急要悉皆停止獄因支証亦免追迫是也古之重農者豈獨夏箴所載乎周以農事開國后稷公劉創其業文武周公纘其緒咏七月之詩察其重穡艱六官之書辨其土宜亦可見其惓惓重農之意矣歷代

之君或親耕或親蠶勤其身以為天下先天下乃以知農之重也申勞農之典立勸桑之制者則因重農而詳其法矣下敦勉之詔設商度之官者則因重農而詳其人矣至於重其力俾與孝弟同科惜其功不以小故徵名則不獨重其農之事而又且重其農之人矣上之重農至于如此故國無游惰之民地無荒蕪之土倉庾既盈儲蓄足恃天下皆知農之重而亦共受重農之利詎不美歟

夫農必敬時而愛日粟相若而舂之得時者多米米相若而食之得時者能饑故與人以財不若毋奪其時與人以食不若毋奪其事此重農之深旨也秦隋虐使其民男不得耕女不得織丁壯盡於矢刃哀弱填於溝壑本既傾矣枝將焉附若

名信臣鄭渾者其知務乎名信臣漢南陽太守躬勸耕農起水隄數十處以廣灌溉民賴其利鄭渾魏沛郡太守興水陂開稲田民刻石頌之號曰鄭陂重農者重其時而已夫農必敬時而愛日天降時地生材不與民謀民時至而作竭時而止故敬之愛之力耕數芸疾穫非老不休非病不止乃以有穫不然時未至而逆之時既往而慕之當時而薄之則粟少而失功令衆相若也而至於春之則得時者多米朮相若也而至於食之則得時者能饑時之不可失也蓋如此矣故與人以財與人以食其濟有限不若毋奪其時毋奪其事其利無窮豈非重農之深旨乎秦始隋煬征伐土木虐用其民而奪其時一人耕百人食之一婦蠶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勢不能供故男子力耕不足糧餉女子紡績不足衣服丁壯者以禦鋒鏑而盡於矢刃老弱者以苦凍餒而填乎溝壑民為邦本農為民本本既傾矣枝安附乎若名信臣鄭渾者為民興利務在富

之誠知本務可為守令重農者法矣

睦親章第二十

九族和則動得所求靜得所安家國之通義也君子因睦以合族厚骨肉廣枝葉山川設險非親弗居情雖不同無絶其愛親者乃不失其為親焉

九族自高祖至玄孫之親也動得所求靜得所安出向期戒子書君子因睦以合族出禮坊記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能盡睦親之道而至於九族俱和以之動動則有功有功則可大故得所求以之靜靜則無事無事則可久故得所安蓋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豈非家國之通義乎君子因睦親之道以合其族凡九族中引而近之則其骨

肉也推而遠之亦其枝葉也骨肉之間寧從其厚勿從其薄枝葉之類寧欲其廣勿欲其狹名山大川亦既設險以守其國矣而屏藩之任非親不使居之雖為宗族者各懷其情或有不同而要以和睦之道行之不以小故輒廢懿親而絕其愛然後親者得以不失其為親也立愛惟親始家邦而終四海此道得焉耳

昔周人衆建維城盛則旦奭相其治衰則晉鄭扶其弱故宗親者君之所以自衛也名分既定尊畀懸異必恩義俯逮乃獲盡其歡心上篤於親斯民興於仁矣

旦周公名奭召公名晉鄭二國名皆周之同姓也周道莫尊於親親武王既平天下衆建諸侯封周公於魯召公於燕康叔於衛凡立七十一國而兄弟之國十五姬姓之國四十詩所云宗子維城者是也其于親親可謂篤矣故當其盛也陝

以東周公主之陝以西名公主之而共相其治即不幸而衰也平王遷洛晉鄭是依文侯武公宣力王室而共扶其弱然則與君同休與君同戚者其宗親乎人君睦親匪但為宗親計實所以自衛也且名分而既定矣天子正其為天子諸侯正其為諸侯尊卑之位截然懸殊不患不威嚴而患其太濶絶也倘無所以聯屬之不已起乎必有恩以相洽有義以相維爵以馭其貴祿以馭其富朝會燕享以明其禮賜予賚賞以致其情然後為之宗親者曉然知君睦族之心而亦各自盡其心可與患難可與安樂上下相得歡然而無間也夫上之所行下之所效也上篤於親民亦知自念其親孝弟慈讓之心油然而起不其興于仁乎是不獨親親也而仁民之道亦在其中矣

周平棄族葛藟致譏晉武不親杕杜興刺矧縱尋斧哉秦罷分封魏疎同姓咸就淪胥然漢初指過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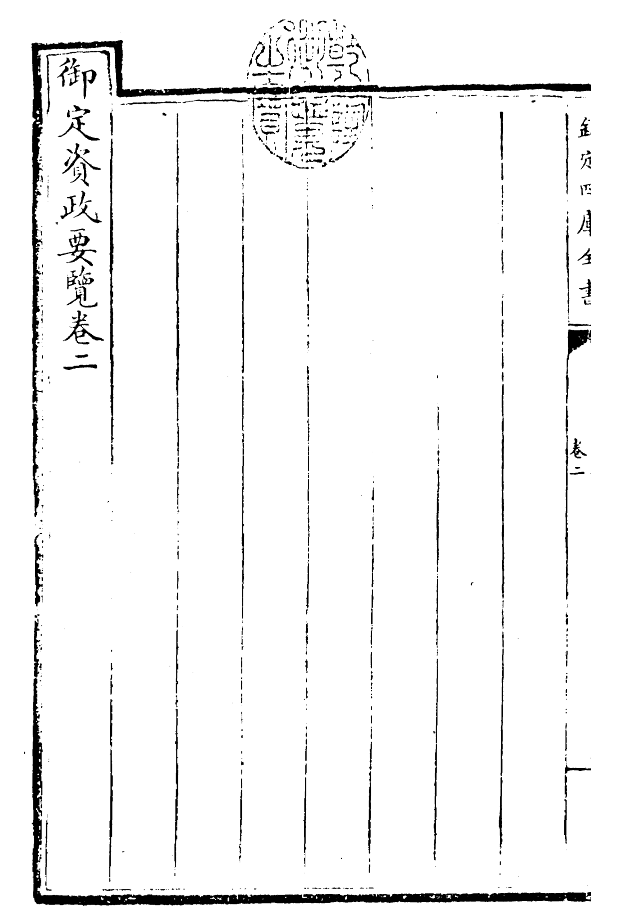
股亦致釁興吳楚蓋太重則傷恩而有尾大之患太輕則傷義而有枝弱之虞故愛雖隆必節以禮體雖貴必昭以度褒表功德深固根本恩至義盡睦親之道也葛藟詩篇名周室道衰平王棄其九族故譏之杕杜亦詩篇名晉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故刺之宋昭公欲去羣公子樂豫曰公室之枝葉也不可縱尋斧馬秦併天下稱皇帝而子弟無尺土之封曹丕踈其骨肉不加恩禮東阿王曹植曰勢之所去雖親必輕漢初大封同姓三庶孽分天下之半賈誼上疏曰一指之大幾如股其後諸侯奢縱吳楚等七國皆叛譬之於物尾大則不能掉言諸侯强則難制也故向曰公族將畢其宗族枝葉先落王者褒有功表有德如周公有大勲勞則封以大國漢東平王蒼孝友寬仁明帝下詔美之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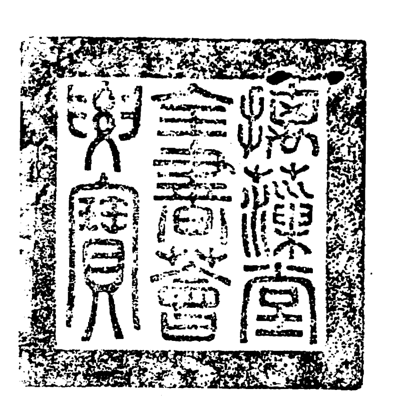
王者親親故大封建其衰也則有葛藟杕杜之譏而秦之矯枉魏之寡恩卒致淪滅與漢縱王侯流獘相等則恩義輕重之間務斟酌咸宜有禮以閑其邪有度以臨其品於以杜僭亂之萌絕傷心之怨而褒功表德又有以鼓舞勸導之則根本磐固恩義彰明知愚賢不肖皆各洽其性情而不至有乖離之虞矣

禮之行於家國者必統於一故寶玉可分於伯叔富貴不加於宗子公藝同居仲淹敦義其仁者之禮乎馬援樊重君子稱之若城陽腐轂陳輿開隙懷徹分朋且不能同人於宗矣

分寶玉於伯叔之國見書經旅獒篇禮適子庶子祗事宗子宗子不敢以富貴加於宗子之門張公藝唐人九世同居唐高宗幸其宅問故公藝書忍字百餘以進帝賜以縑帛范仲淹宋人樂善好施置義莊以

贍宗族後漢馬援有馬牛羊數千頭穀數萬斛盡散以班昆弟身衣羊裘皮袴　樊重後漢人家資鉅萬賑贍宗族恩加鄉閭春秋時齊城陽大夫嬰寵被絺綌鶩鷺含餘秫腐朽五穀而不散伯叔兄弟皆苦饑寒陳與晉人官侍中坐與叔父稚不睦出為河内太守薛懷徹後魏人與兄弟不睦同産相朋因有爭愛顯在公府發揚疵釁時人恥焉同人於宗易同人六二爻辭夫帝王睦族與臣庶異而揆情審理自天子達於庶人無不統於一者故伯叔雖尊而賓王可賜其國重大君也支庶雖顯而富貴不入其門敬宗子也即傳紀所載厚薄殊途可法可戒者如此然則意主於睦親者可不慎所務歟


御定資政要覽卷二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臣孫希旦

謄録監生臣朱恩